

给心灵“喂饭”，让精神富足

□ 施芳

早晨5点起床，读书1小时，然后去打扫小区的公共区域和居民楼梯；吃过午饭，画画、写作，接着去做保洁；下班后画画、写作……这是王柳云平常的一天。

1966年，王柳云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的一个农家。高中读了半年，她就辍学了，此后当过售货员、裁缝、服务员……2020年初，王柳云来到北京，辗转在朝阳区、东城区、通州区等地当保洁员。忙碌之余，她坚持画画、写作，至今出版3部非虚构作品集《青芥人生》《月光不迷路》《走过一座海》和长篇小说《风吹起了月光》。

画画是王柳云儿时的爱好。上小学时，语文课本上的唐诗，多数没有插图，王柳云便自配插图。除了画画，王柳云还爱读书。儿时，她从家里翻到一本破旧的《红楼梦》，爱不释手。后来她又在大姐家的阁楼上找到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这是她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。稍大一些，王柳云花两块钱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，陆续读了《我的大学》《童年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。

直到2017年，女儿大学毕业开始工作，家里经济状况稍有好转，年过五旬的王柳云决定远赴福建双溪学习油画。此

后，她又去广东深圳大芬油画村继续学习。在学画的日子里，王柳云流连于乡村山野、古镇老街，用画笔描摹着对生活的理解与热爱。她完成《紫色的原野》《丹霞石上的杜鹃》《前世繁华今犹在》《古石板路》等画作，画室负责人将这些画作发到网上，陆续有北京、上海、四川等地的网友购买收藏。

写作，则是在来北京之后。2021年春，王柳云在北京朝阳区三元桥一带打工，无论在出租屋还是在马路边，一有时间，她就拿出手机输入文字，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，终于完成了近18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书中用第一人称讲述留守女童陈月华的成长经历，展现出在困顿中的坚韧、烟火中的温暖。

两年多之后，王柳云慕名来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这是她青年时代读文学期刊和书籍时，就一直向往的地方。“当我把小说整理成电子版的时候，内心非常震撼！”出版社编辑张玄喆说，“王柳云的文笔很细腻，文中的许多情节非常打动人心，我看稿时经常情不自禁把一些段落读给同事听，他们也深受感染。那时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小说，知道她的梦想。”

“很感谢编辑没有嫌我写得粗糙，耐心地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。”王柳云坦言，“一开始我领会不深，直到几个月后，我终于理解了编辑的意图，于是花了七八天时间几乎把稿件重写了一遍。”

今年6月，《风吹起了月光》出版。“柳云的文笔轻柔、细腻、朴实，犹如细密的针脚，为我们缝出了动人的故事。我感受着主人公们生命中落下的大小雨点，跟着她们一起被淋湿，一起被晒干，一起被打捞起，迎着那柔和的月光，重新期待明天。”看到读者的反馈，王柳云很感慨，“我的小说能够陪伴读者勇敢走出一个又一个黑夜，坚韧地生活，这就是创作的意义。”

“我不停地读书、画画、写作，这是给心灵‘喂饭’，让自己成为精神富足的人。”王柳云说，除了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保洁工作，她的时间表中，读书、写作、画画是最重要的选项。“我经常半夜三更起来，画不好，重画；写不好，重写。保洁是我的生计，艺术是伴随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“心里还有很多故事，够我酣畅淋漓地写两个大长篇！书名都想好了，随时能动手写。”说起这些，王柳云眼里闪着光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社会

短剧里的人生

□ 赵仕华

“短剧已达500部上限，请先清理收藏”。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提示，我有些吃惊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刷过这么多短剧。

初看短剧，我像个提线木偶，被动地跟着系统推的剧走。可刷着刷着，我也摸出了门道，系统会根据我的停留时长、点赞评论调整推送，而我也在不断筛选中，找到了更多符合口味的短剧。

短剧里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像一个万花筒，把生活的酸甜苦辣、恩怨情仇都呈现给人看。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是短剧不变的主线。不管是重生剧、末日剧、灾难剧、逆袭剧、打脸虐渣剧、霸道总裁剧还是奇幻脑洞剧，最后都是善良有好报、作恶没有好下场。这很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。

打脸虐渣剧像一场全民参与的“爽文狂欢”。赘婿被妻子一家羞辱时，评论区里满是“等着看反转”；闺蜜抢走丈夫时，评论区全是“渣女快下线”。这些剧情雷同的不在少数，有时甚至看到开头，就知道结局。可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？大概是生活里，我们也曾受到过那样那样的委屈，需要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替自己讨回那口气。

最让我深思的是短剧里的“沟通陷阱”：男女主总在即将说出真相时被打断，可能是突然响起的电话，可能是突然闯入的反派，也可能是那句“公司有个紧急会议，需要马上去”的敷衍。于是误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直到快要结束时才在暴雨中爆发一场大吵，大结局前用一句“我早就想告诉你……”收尾。这种“没嘴”的剧情很受观众诟病，我也曾是吐槽它的其中一员，直到后来，孩子发消息问我：“下午回家吃饭不？”我正忙着改方案、写汇报材料，随手回了句：“今天不得空，你们自己吃”。很久以后才想起那天是他生日。那几天，他的脸上写满了不快，我只觉得他不懂事，不懂得体谅我工作的艰辛。原来现实里的误会，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。

短剧从来不是生活的注脚，而是生活的镜子。它用最直白的剧情告诉我们——人生没有重生键，但每一次选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；生活不是剧本杀，每一次沟通都值得认真对待。

500部短剧，曾是我情绪的万花筒，也是映照现实的镜子，照见我的期待、我的共鸣，也照见我如同剧中人般笨拙的沉默。此刻，这收藏上限的提示，提醒我，应该放下这面折射他人故事的镜子，转身去触摸生活真实的质地。那些被剧情忽略的日常对话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关切，才是真正值得我“收藏”的、独一无二的人生剧集。

关掉屏幕，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点滴

何不高兴

□ 夏生荷

曾听某知名人士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只要你今天高兴就赢了。身体会因为你的高兴而变好，免疫力会增强；家里的气氛会因为你的高兴而变得松弛，不那么压抑；身边的人会因为你的高兴而变得不那么紧张。”

高兴难吗？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，关键看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去实现。愁也一天，乐也一天，既然如此，何不高兴？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成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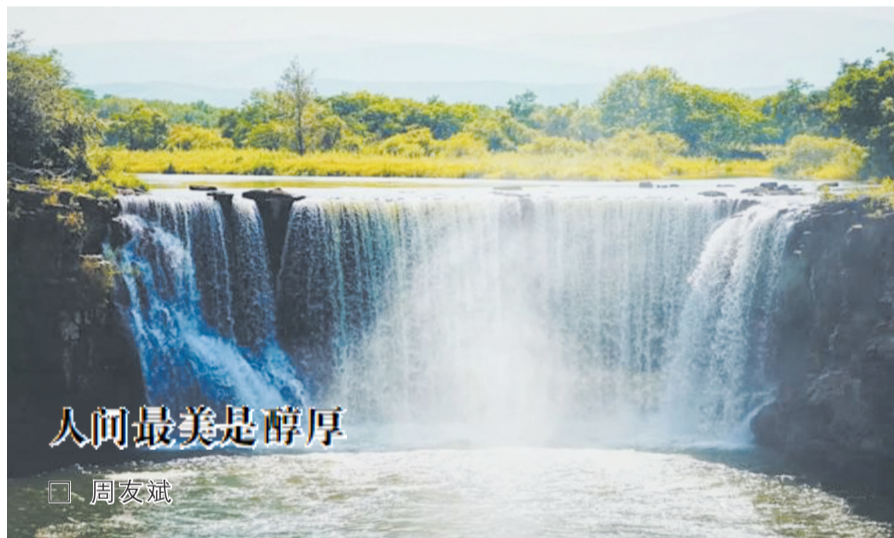
□ 李佳慕

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一般是指：实现了为之奋斗的某个目标，或名、或利。

可是，有的人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之后，发现并没有预想中的快乐，甚至，却增添了新的烦恼。有的人，还为此变得抑郁。而一个农民工干完一天的活不管有多累，只要拿起毛笔练字，就赶走了疲劳；一个外卖小哥熟背千余首古诗，即便成为诗词大赛的擂主之后依然在送外卖，但他的内心充满欢喜。这两个人都是单纯地因为热爱而不为名利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成功？

吾以为：人在有生的日子里，快乐时光占据的比例越大，就越成功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人间最美是醇厚

□ 周友斌

学者蒋勋曾分享过一段拜访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经历。“在楼下碰到一个老头子，手提着几根葱。”蒋勋说，“我不知道这就是钱锺书，他真是聪明，我很少看到一个作家能拥有聪明才智到那种程度，所以他有一种不逊，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太看得起。最有趣的是杨绛，在旁边永远微笑……”

蒋勋继续说：“钱锺书刚刚用最尖刻的话讲完，杨绛接过去以后就完全不同，就变成她的散文。”在杨绛的笔下，那个帮她拉车的老王，临终前攥着香油和鸡蛋站在门口，她后来包钱给这位老人时，“总觉得心上不安”，这种情感被她描述为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“愧怍”。蒋勋赞叹道：“只有一个谦卑的女性，最后才能写出这么动人的作品。我真的在她身上看到一种我一辈子都不会有的东西……”

从钱锺书和杨绛这对文坛伉俪截然不同的气质中，笔者感受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和谐：钱锺书的才思犹如出鞘利剑，恰似《围城》中那些犀利透彻的洞见；而杨绛的温润宽厚，则宛若包裹剑锋的丝绒，把人世间的那些尖锐都悄悄化在了不言中。

如果把文章比作美酒，钱锺书的文字就像浓烈的头曲，入口烈烈。读其《围城》中对知识阶层的犀利剖析，字字如刀，直指世相本质。杨绛的文字则如陈年花雕，入口温润平和，却让人在不经意间沉醉其中。在回

忆录《我们仨》中，面对女儿和丈夫的相继离去，杨绛只平静地说“我们仨失散了”，没有呼天抢地，只一声“世间好物不坚牢”的轻叹，便将生离死别的巨恸轻轻托出。生命的千钧重负，在她面前仿佛化作一枚温润的卵石，轻轻握在掌心。

早年笔者醉心于鲁迅的冷峻笔锋，也偏爱钱锺书的犀利睿智。随着年纪渐长，反倒越来越喜欢杨绛文字里那种柔和内敛、从容不迫的涵养。她的文章像藏在深坛里的老酒，越品越能尝出那绵长深厚的陈香。

回看杨绛在钱先生“不逊”锋芒后的静默微笑，才懂得那不是没有骨气的附和，而是一种智慧的圆融和修养。就像她，为了精准翻译《堂吉珂德》，已近“知天命”之年仍潜心研习西班牙语；即便到了百岁高龄，依旧笔耕不辍，却从不以“大师”自居。这份谦逊的深处，是了然的洞明：最锐利的锋芒，也得有最深的包容才能撑得起它的光彩。

人生如酒，年轻时贪恋烈酒烧喉的痛快，觉得只有这样才算触摸到了生命的锐度；等到两鬓染霜，才懂得花雕那醇厚悠长的背后，藏着一种“绵柔”的力量。这力量，是被岁月淘洗后的平静通达——看透了世间冷暖，仍能如杨绛般，以沧桑为墨，写下对万物的敬畏。那些字里行间的“愧怍”，原是历经世事后，对生命最宽厚的体谅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